

第四部 卜吕梅街 卜吕梅街的女儿情和 圣德尼街的英雄血

“卜吕梅街”是巴黎最著名的一条街道，它位于塞纳河的左岸。

“卜吕梅街”是巴黎最著名的一条街道，它位于塞纳河的左岸。

“卜吕梅街”是巴黎最著名的一条街道，它位于塞纳河的左岸。

卷一 几页历史

一 路易·菲利普

革命有胳膊和手，革命打得狠，而且选择得好。即使不彻底，也因变种而不纯正了，像1830年革命一样降到锥形革命的地位，革命必定几乎也能够保住足够的明智，而不至于成为不速之客。革命一时黯然，但绝不会退位。

诚然，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夸张。革命也可能犯错，而且犯特别严重的错。

话题还是回到1830年吧，1830年虽然偏离但还是幸运的。那一场革命突然停止，然后建立起了秩序，在那个机构当中，国王优于王权。路易·菲利普是个难得的人。

他父子二人，一个受指责，一个受尊敬，当然，历史会向他父亲提供减轻罪责的情节，而他则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。路易·菲利普关心自己的身体、前途、安全、使命。他认识到一分钟的价值，有时候反倒不能认识到一年的价值；他审慎胸怀宽广，是个出色的先生、王爷，和妻子同宿，王府里的仆人带着有产者参观他们的卧榻，在那时候长房夸耀淫风后，这样显示的家规就变得有好处了。他懂得欧洲的每一种语言，他懂得而且会说代表各种好处的话。他是“中产阶级”眼中的代表，而且超出了这一阶级。他尊敬自己的血统，但又聪明，特别注重自己的价值，即使在血统问题上，他也特殊，自己称自己为奥尔良系；他还只是个亲王殿下时，就以直系亲王自居，一旦当了国王陛下，他反而像一个市民，在人们面前讲话那样絮絮叨叨，在朋友中间讲话却简单；他有着吝啬的名声，但没有依据。其实，他节约，不难为自己的豪兴或责任而挥霍；他具有文学的修养，但对文学很冷漠；他有着一种贵族的气质，但却缺少骑士的精神；他朴实，受到族人的爱戴；他的言谈特别吸引人；他是个政治家，内心冷漠，遵从眼前利益，事必躬亲，既不报恩也不结怨，用平庸琐事消磨高才俊杰。

善于利用议会的多数，批驳在王座下面的隐隐怨声；他感情外露，外露有时失慎，但失慎中又蕴含灵巧；他擅长出主意，表情丰富，喜好装模作样，往往用欧洲来威胁法国，又使用法国来威胁欧洲；不需要说他是爱国的，但他更加爱家。他把统治看得高于权力，把权力看得高于自尊，这样的性格有不好的一面：是事事必求其成，有时候就要花招，也不全部排斥卑鄙的行为，但也有好的一面：是免除了政治上强大的矛盾，国家的分化和社会的苦难。他还特别的细心，而且不辞劳苦，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，然后又纠正。他在西班牙反抗英国，安科纳反抗奥地利，还用大炮轰炸安特卫普，对卜利查^①进行赔偿，满怀信心地唱《马赛曲》；他一直不知颓丧，喜爱美好、豪迈，乌托邦、想象，恼怒、虚荣和恐怖，具有个人奋战的形式。在瓦尔密做将军，在热马普又做士兵，尽管八次险些遭到暗杀，但从来都是笑容满面，勇气堪比思想家，仅仅只是害怕欧洲或许会动荡，肯定不

^① 卜利查 (George Pritchard, 1796—1883)，英国传教士，毁坏他在塔希提岛的财产是引起1843年英法冲突的导火线。

会为了政治而冒险,时刻准备好牺牲性命但绝不放弃自己的事业;常把自己的意志化为影响,以便让人服从一个聪明人,而不是服从国王。

善于观察,不大注意才智,却有知人之明,也是说见到人才下结论;感觉敏锐,能言善辩,记忆力惊人,不断汲取这种记忆,他唯有这一点像凯撒、亚历山大或是拿破仑;知道细节,却不知道趋势、人民的才智、向往、隐秘的动乱。总之,一起可以称为良知良能的那一切无形活动。得到上层的认可,但和下层的法兰西不太融合,擅长随机应变,但管理过多因此而统治太少,自封为内阁总理,擅长利用现实当中的小事物阻拦思想的洪流,在文明、整顿和组织方面的真正创造力当中,夹杂着讲究程序和挑剔的精神;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和享有者,有些像查理大帝,有些又像公证人,总之,形象高大,是个能在法国群情惶惑的情况下,建立政权并在欧洲的忌妒下巩固势力的亲王。路易·菲力浦将划入末世纪杰出人物之列,而且,他若是稍微喜爱点菜名,若是对实用和伟大一视同仁,那就可能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之列。

路易·菲利浦年轻时很英俊,老来仍风度翩翩,总能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。他就能获得人们的喜欢,他有这种魅力。他缺少威严,身为国王却不戴冠冕,虽然成了老人,头发却没有变白。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,刚好适宜于1830年,代表过渡时期的那种统治地位,他保留着法语的古代发音和写法,用来为新思想服务,他喜好波兰跟匈牙利,但他却写为“波利人”,说成是“匈牙利人”,穿一身国民警卫队军装;佩带一条荣誉团勋章绶带。

他很少去礼拜堂,根本不去打猎,也从不光顾歌剧院,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深孚众望。他没有一个侍从。出门的时候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雨伞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,那一把雨伞就像他的光轮。他略懂一些泥瓦匠的活儿计,也懂一些园艺,还懂一些医道。路易·菲利浦身上常常揣着一把手术刀。保王派常嘲笑这一个滑稽的国王,而他却是头一个以放血方式治病的人。

历史对路易·菲利浦的问罪,要扣除一部分。指控王国、政府、国王,这三笔账各有一个总数。民主权利被剥夺,发展进步退居第二位,上街抗议遭遇到了暴力的弹压,暴乱也在武力之下停止,特兰斯诺南街^①事件,军事委员会问题,真正的国家为合法国家所合并,政府和三十万特权人物平摊账目,所有的一切都算作王国的业绩;比利时遭受拒绝,阿尔及利亚被强迫征服,手段恶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文明的程度,对阿布德·艾尔·喀德^②背信,收买德茨,卜利查得到赔偿,这些算在政府的账上;偏重于家庭式而不是国家式的政治,这要算在国王的账上。

可见这样一清理账目,国王的负担就减轻了。

他的大错则是,代表法国时太谦虚了。

可以说一下。

路易·菲利浦身为国王,还摆脱不了当父亲的形象。一个家族通过繁衍因此而变成一个王朝,对什么都过于畏惧,这就激怒了具有七月十四民权传统,又有奥斯特利茨军事传统的人民。

① 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,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大肆屠杀起义人民。

② 阿布德·艾尔·喀德(Abd el kader,1808—1883),1832年至184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。

不过,若是抛开应首先履行的公职不谈,路易·菲利普对家庭一往情深,那家庭也受之无愧。他那家人有勇有谋。他的一个女儿,玛丽·德·奥尔良,把族名送到艺术家的轨道上,就像查理·德·奥尔良把族名送到诗坛上一样。她雕刻一尊大理石像,由她起名叫作《贞德》,路易·菲利普的儿子,有两个得到了梅特涅这样一句奉承话:“这是两个不可多得的青年,也是两个得不到的王子。”

这便是路易·菲利普的真实情形。

充当平等君王,具有身为革命者令人不安,而身为统治者又变得令人心安的这种因素,因此在1830年,路易·菲利普适逢其时;人跟时势从来都没有像这样圆满配合,这是1830路易·菲利普的运气。还有一个条件,王座一定是他的,那是流亡。那时候他刚好被放逐,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。法国这有着一个最丰饶的王公,在瑞士不得不卖了自己的老马来吃饱饭。曾经在赖兴诺为人补数学课,而他的妹妹阿黛拉伊德则干刺绣的活。一位国王的这些往事,是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。他自己毁掉了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;那正是路易十一命令做的。他是杜木里埃^①的朋友,他曾经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;米拉波曾经拍过他的肩膀,丹东这样叫他:年轻人!1793年的那时候他二十四岁,名叫德·沙特尔先生^②,之前在公约会的一个小隔厢当中坐着,亲眼看见过审判那一个被人称呼为“暴君”的路易十六。革命的远见,不得不在国王身上粉碎君主制,同时也把国王和君主制一块儿毁灭,几乎无人留意处在思想压迫之下的那个人,风暴甚至席卷审判大会上的全场,人们全部质问,卡佩^③无话可说,这一个国王的头摇动,眼看着要被这股阴风吹掉,但在这个悲剧当中,不论判决者还是被判决者,相比来说所有的人都比较清白,这样的情形路易·菲利普见到了。他观望了这些场景,看到几个世纪押到国民公会的案前受审,看到从路易十六身后,挺立起骇人的被告:君主政体,因而,他灵魂中始终保存一种敬畏情绪,敬畏几乎跟天道一样不问是谁的那种人民的普遍裁决。

革命在他的心中留下的印迹是没法想象的;他的回忆就好像是那岁月当中的每一分钟的画面。有一天,他曾面对一个不容怀疑的见证人,仅凭记忆纠正了制宪议会以A字母开头的名单。

路易·菲利普明如白昼的国王。他在统治的期间,有新闻自由、集会自由、信仰和言论自由。九月的法律是不严格的。把王座摆在日光之下。他这种诚实态度,历史会有公论。

就好像每一个垮台的历史人物一样,路易·菲利普今天也正在接受良心的谴责。他的案子还仅仅只是初审。

历史以严肃的自由声调说话的时刻,对他来说还未到来,还不能对这位国王宣布最后判决;历史学家路易·勃朗,最近一段时间就减缓了他开始时的判词;路易·菲利普是由被称之为二二一和一八三零的这两个半吊子推选的,或说由半吊子议会及半吊子

① 杜木里埃(Dumouriez,1739—1823),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,吉伦特党人,1792至1793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,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。

② 路易·菲利普原是德·沙特尔公爵。

③ 卡佩(Capet),找路易十六。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(1328—1589)的支系,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(987—1328)的旁系。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“路易·卡佩”,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,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。

革命推选的;从哲学所应有的高度来观察,我们现在对他的评价,不得不依照绝对民主的原则有所保留,就像是读者在上边所看见的一样;从绝对原则的角度来看,最开始是人权,接着是民权,除此之外,任何的权利都是篡夺;不过,有了这些保留后,总括起来说,不管从哪方面观察,不管从他本人还是从人类善良的角度看,路易·菲利普都将是历代最好的一个君王。

有什么可指责他的呢?除了国王这一种身份,路易·菲利普就只剩下一个人,但他这个人却是善良得使人钦佩。就算是在最严峻的忧患当中,和大陆全部的外交使团斗争了整整一天后,晚上返回房里面,已经精疲力竭,他做些什么呢?他整夜批阅一个刑事案件,认为从刽子手那里争回一条性命更为重要。他常常固执己见,同检察长争夺断头台前每寸地盘。有时桌案上堆满了卷宗,他总一一审阅,如果丢弃那些被判决的人,他会不安。

有一天,他对刚提到的那个见证人说:“昨晚,我赢得了七颗头。”在他统治的头几年,死刑几乎废除了。格雷沃刑场消逝了,资产阶级的格雷沃法场重新建立起来。“追求实际利益的人”认为应有一个大体上合法的断头台,这是在资产阶级的阵营当中,代表狭隘派的卡齐米尔·佩里埃^①,对代表自由派的路易·菲利普的胜利之一。路易·菲利普亲自为贝卡里亚的著作做注释。在把菲埃斯基^②的炸弹装置破获后,路易·菲利普慨叹:“这次没有使我受伤真的是不幸,否则,我便可以赦免那个人了。”另外的一次,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高尚的人被判为政治犯,路易·菲利普针对内阁的阻力写道:“同意赦免,只待我去争取了。”路易·菲利普温和、善良。

在历史之中,善良是珍珠,因此对我们而言,善良的人几乎总是被排在伟人的前面。

路易·菲利普受到的评价,有的严厉,有的粗鲁,而一个熟悉这一位国王,现今已经变成游魂的人^③,在历史面前替他作证,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。这一种证词不论怎么样,第一应是不含私意的;已亡人刻的墓志铭当然应是真诚的;同在冥府,不必害怕有人指着流亡中的两座坟墓说:这个吹捧了那个。

二 基础下面的裂缝

路易·菲利普当政初期,乌云笼罩,而此书记述的故事即将进入那样一片乌云里的時候,绝对要阐述对这一位国王的意见。

路易·菲利普登上王位,是革命的一种转折的结果,显然同革命的真正目的大相径庭,但在这中间,的确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。他生为王公,也自认为是选定的国王。他肯定没封自己这个称号,而是他人送给他的,他只是接受而已,而且相信,授予基础于权利,接受是基于义务。因此,他的享国出于善意,路易·菲利普真诚地享国,民主派也是真诚地进攻,社会斗争所产生的各种的恐怖,不仅不能怨国王,而且也不能怨民主派。主义间的矛盾就像物质间的矛盾。国王保护王国,民主保护人民;相对的君主制,要抗拒绝对的共和制;社会在这种矛盾当中流血,可是,今天社会遭受到的痛苦,此后将转变成幸福;在这里绝对不能责备那一些进行斗争的人;两派当中的一派无疑会是错误的;

① 卡齐米尔·佩里埃(Casimir Périer),路易·菲利普的内政大臣,大银行家。

② 菲埃斯基(Fieschi),科西嘉人,1835年企图暗杀路易·菲利普,未成被处死。

③ 指作者自己。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,其时路易·菲利普在英国死去已十年。

人权并不像罗得岛上的巨人^①那样的脚踏两岸,其中的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,另外的一只脚则踏在君主制方面;其实,人权是不可以分开的,应整个儿站到一边;可是,那一些错了的人,就算错了也光明磊落;失明的人看不见东西不是错误。因此,这种剧烈的冲突,只能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。让我们来完成这段讲述吧。

1830年的政府立即碰到艰难的生活。它昨天诞生,今天要战斗。

七月的国家机器刚造好,就已经感觉到处处暗藏着扯后腿的力量了。

阻力第二天就出现了。

敌意逐月增长,暗斗化为明争。

上文已经说到,七月革命,外国的每一个君王不欢迎,法国内部也有各种解释。

帝的意志是鲜明的,但通过事件向人宣示,是神秘语言写成的天书。人们拿来解释,未免草率而不正确。很少有人能懂得神的语言。最最有智慧平静的人,可以慢慢地分析;但是等到他们翻出译文来,事情早就已经变成了定局。每种解释产生一个党,每种反义产生一个派别;而且,每个派别也都认为拥有真理。

当权者本身,也往往成为一派。

有人逆水游泳,那是旧党派。

旧党自恃奉天承运,把住继承权不放,认为革命既然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,那么人们就有权反抗革命。不对。应知道在革命当中,反抗的并不是人民,而是国王。革命是反抗的背面。全部的革命只需要正常完成,自身就具有合法性;革命,有时候会被假革命者所辱没,尽管被辱没,依旧要坚持下去;尽管沾满鲜血,但还是要继续生存。革命并不是产生于偶然,而是产生于需要之中。一场革命正是去假留真。有革命,因为革命乃必有。

正统的旧党从错误的论证出发,攻击革命。谬见是炸弹,可以击中革命的弱点;正统派正好抓住王权问题来进攻那次革命。他们冲革命吼道:“革命,要这国王干什么?”派别是瞎子,却能瞄准。

共和派也同样发出这种吼声。但从他们嘴里出来是合乎逻辑的了。在正统派的口中是瞎说,在民主派的口中却是灼见了。1830年使民众倾家荡产。民主派要责问它这一点。

七月政权,在过去和未来两面夹击中苦苦挣扎,只好苦苦经营;它仅仅只是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制和永恒的人权这一刹那。

1830年既然不复为革命,而变成君主制,那么在对外,就不得不同欧洲步伐一致。局面尤为复杂的是,还要保持和平。逆反潮流寻找融洽,往往更加棘手。这种暗斗一直是默默无闻,又一直是义愤填膺,因此产生的整个武装的和平,要不是饮鸩止渴,或是甚至文明都信不过自身了。七月王朝像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驭的轡轭中,乱蹦乱跳,而梅特涅一心希望勒紧缰绳。七月的王朝,在法国遭受到进步力量的推动,在欧洲又反过来推动君主国,那些慢慢行走的动物:一方面被拖着,一方面又拖着后面的。

这时候,工资、教育、刑罚等等这所有的问题,使社会形势危急。

除了名副其实的政党,还显出一种动向:是哲学的酝酿,跟民主的酝酿遥遥呼应。

^① 公元前280年在希腊罗得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,高三十二米,耸立在该岛港口,跨下能容巨船通过。公元前224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。

伟大的人物跟群众一样,都感觉困惑、强烈。

一些思想家在思考,而人民大众这片土壤,还狂震乱颤。有的思想家单独行动,有的思想家汇集成派,把各种社会问题揭示出来,而地层下面的人却无动于衷,挖向一个火山的深处,不大在乎震动和烈焰。

这样相对的平静,并非是最不美好的景观。

下面的人把种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,仅仅只想着幸福问题。

人的福利,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取的东西。

他们把物质问题,把农业、工业、商业等问题,提高到宗教那样神圣的地位。文明的构成,人类的意图占其中的大部分,各种的利益依据一个活动的规律,凝结并且掺和,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,这个规律,那些经济学家精心研究过了。

这些人组成团体,总起来可以叫作社会主义者,他们尝试着凿透这块岩石,使得人类幸福的源泉不断地喷出。

他们的工程包容一切,在法兰西革命当中所宣告的人权上,他们又另外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。

由于种种原因,还不能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,我们只是想略提一下这些问题。

社会主义者对自己提出的全部的问题,能够总结为以下两个主要的问题:

第一个问题:财富的创造。

第二个问题:财富的分配。

劳动问题包括在第一个问题当中。

工资问题包括在第二个问题当中。

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。

第二个问题牵涉到享受的配给。

使用劳力的合理,才可能产生大众的权力。

配给享利的合理,才可能拥有个人的幸福。

所谓合理分配,是公平分配。外面有大众的权力,里面有个人的幸福,两种东西汇聚在一块儿就产生了社会的富强。

社会繁荣就意味人幸福,国家强大。

这两个问题,英国解决了头一个,创造了财富,然而分配不当。这个解决方法仅仅完成了一方面,就绝对把它引向两个极端:异常富有和异常贫穷。大部分人贫乏不堪。特权、例外、垄断、封建制是由劳动当中产生的。大众的权力建立在自己的贫穷上,国家强盛扎根在个人的悲痛当中,这种情势又虚伪又危险。强大,但结构很糟,毫无精神因素。

共产主义和土地法旨在解决第二个问题。那种分配毁灭生产。平均分配就取消了竞争,因此也取消了劳动。这是屠夫式先宰后分的分配方法。因此,这种所谓的解决方法是行不通的。扼杀财富不等于分配财富。

这两个问题如果想解决得当,只可以一起解决。解决方式应合二为一。

两个问题如果只解决头一个,你可能和威尼斯一样仅仅只有虚假的强大,或是像英格兰一样仅仅只有物质的昌盛;你会像威尼斯那样死在暴力之下,或像英格兰那样毁在倾家荡产的情况之下。并且,因为专门利己的东西,不能代表人类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

的东西,要垮掉要毙命,大众一概不予理睬。

自不待言,这里用威尼斯、英格兰等字眼,是指社会结构,是指高居于民族上面的寡头政治集团。对于那些民族来说,总可以得到我们的尊敬和喜欢。威尼斯的民族定会再生,英格兰的贵族定会倾覆,但英格兰的民族,却是不朽的。

解决上述两个问题,鼓励富人,保护穷人,制止强者不公正地剥削弱者,刹住半路上的人对到达者邪恶的嫉妒,兄弟一样地明确地调整劳动应得到的报酬,按照儿童的成长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,使得成年人有科学的生活基础,在利用体力的时候让智力共同发展,做一个强国的人民,并且也是幸福家庭的成员,财产所有制应民主化,并不是废除,却是普及,让全部的公民都做有产者,这比人们所幻想的那种更简单,要善于生产财富,也要善于分配财富。那样一来,就不愧称为法兰西。

这便是不同于迷失方向的宗派并在宗派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说的,这是社会主义在实际中探寻,在思想之上设计的。

然而,路易·菲利普忧虑的事情太多了,这些学说、这些理论、这些阻力,作为政治家有时也格外需要重视哲学家,有些事儿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却又凌乱,应制订新政策,不仅仅调和了旧社会,而且又不过分违背革命的思想,要应付不得不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的形势,对暴动当中透露出的进步力量应有预感,不仅仅想到议会而且也想到街头,平衡他身边力量的竞争,还有他对革命的信心,很有可能会模糊地接受一种崇高的权利却又会产生临时退让的心理,并且又重视自己的血统保持家庭观念,这一切萦绕于心,路易·菲利普未免苦恼,他再怎么坚强,也深感做国王之难,简直不胜其负。

他感觉在脚下正在进行着分裂,但又绝对不会陷落,由于法兰西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。

天边奇异的阴影越逼越近,那是各种愤怒和各种派系的阴影。这样诡辩和真理混淆的空气使人没法呼吸,这个诚实人的良心有时候只好倒抽一口气。七月革命刚过去二十个月,1832年伊始,形势便一触即发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劳动者没有面包,最后一个孔代亲王命赴黄泉(孔代是波旁家族的支系,1830年,最后一个孔代亲王被吊死在郊野。)布鲁塞尔驱走了纳索家族,就像是巴黎逐走波旁家族,比利时要让一位法兰西王公当作君主,最后还是让位了一位英格兰王公,尼古拉统治的俄罗斯特别痛恨,西班牙的斐迪德与葡萄牙的米格尔,意大利发生了一次地震,全欧洲愤怒地望着法兰西,不可信的盟友英格兰时刻准备着落井下石,趁火打劫,贵族院躲在贝卡里亚身后,绝不向法律交出四个人头,百合花图案从御辇上刮跑了,十字架也从圣母院里夺走了,梅特涅把手伸向博洛尼亚,法兰西在安科纳用强硬的手段对待奥地利,拉菲特破产了,拉斐德被物化了,班加曼·贡斯当饿死了,卡齐米尔·佩里埃因疲惫而死。王国的思想都市跟劳动都市全都得了病,巴黎爆发民权战争,里昂爆发奴役战争;两座城市都像熔炉,冒出同样的火光;百姓额头上显现火山爆发前的紫光;南部狂热,西部混乱,德·贝里公爵夫人(德·贝里公爵夫人(1798—1870):1832年在旺岱鼓动起事反对路易·菲利普未遂。)去了旺岱地区,阴谋、谋反,这一切又给思潮增添了纷纷的事变。

三 安灼拉及他的副将们

临近这个时期,安灼拉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,暗中开始清理队伍了。

大家都在缪尚咖啡馆里召开秘密会议。

安灼拉发表了讲话,用了一些含糊其辞、但却富有深意的话语。他说:

“现在应摸清局势如何,什么人靠得住。若是需要战士,就必须培养。拥有打击力量。有备无患。过路的人在路上有牛时,要比在路上没牛时更容易碰到牛角。因此,我们来数一数这个牛群,我们这里一起有多少个人?这种工作不可以拖到明天去做。干革命的人要抓住每一分钟;向前进,绝对不准许延误时间。我们应当提防意外事故,避免到时候惊慌失措。这时就应检查一下,检查一下我们缝缀的工作是否有脱线的地方。这件事儿,今天就应弄个水落石出。古费拉克,你到综合工科学院去看一看那些学生。现今是他们休假的日子。今天是星期三了。弗以伊,你到冰窖那儿去看一看那些人。公白飞已经同意去比普斯了。那里有一股极好的力量。巴阿雷要去访问吊刑台。勃鲁维尔,那些泥瓦匠的心情有点冷下来。你到圣奥诺雷。格雷内尔街去,把那儿共济会支部的情形给我们探听一下。若李,你到杜普伊特朗医院去一趟,摸摸医学校的动态。博须埃到法院同那些见习生聊聊。我呢,负责苦古尔德。”

“全部都布置妥当了。”古费拉克说。

“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?”公白飞问道。

“梅恩便门。”安灼拉回答说。

安灼拉继续又说:

“曼恩城关那里,大理石匠、油漆匠、雕刻场的粗坯工,是个大家庭,但忽冷忽热。不清楚他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,想到别的事儿上去了,似乎泄了气一样,在打骨牌上虚度时光。应马上去和他们聊一聊,语气要坚决。他们经常在利什弗店里见面,从中午到一点钟在那儿可以遇见他们。必须要给那炉就要灭的火吹点儿风。这件事,我本来打算让马吕斯去干,他那人还是不错的,但是魂不守舍,也不来了。我得有个人去曼恩城关,可眼下派不出了。”

“还有我呢?”格朗泰尔说,“有我在这里呀。”

“你可以吗?”

“可以呀。”

“就你,去教导共和党人!就你,以原理的名义去温暖冷却的心!”

“有什么不可以呢?”

“你还能做点儿像样的事情吗?”

“这点儿雄心,模模糊糊我还有吧。”格朗泰尔答道。

“你一点点信仰都没有。”

“我的信仰是你啊。”

“格朗泰尔,你能帮我个忙吗?”

“帮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,甚至是替你擦皮鞋都可以。”

“那好,别掺和我们的事,去喝你的苦艾酒吧。”

“你真的是不识好歹,安灼拉。”

“你这样的人,可以去梅恩便门!你会有这个能耐!”

“我能到砂岩街,穿过圣米歇尔广场,从亲王街斜插过去,取道伏吉拉尔街,过了加尔默罗会修院,拐进阿萨街,到达寻午街,将军事委员会甩在身后,大步跨过老瓦厂街,走上大路,顺着梅恩便门走去,接着越过便门,并来到利什弗店。我可以走完这一段路。

我的鞋一样有这种本事。”

“里什弗店那里的同志，你多少还熟悉吧？”

“不是太多。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你我相称。”

“你希望和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，跟他们谈罗伯斯庇尔，谈丹东，谈主义原则。”

“就你呀！”

“就我呀。真的，对我也太不公道的了。我一旦动手，那可不得了。我念过普律多姆^①的著作。我明白社会契约，还可以背诵《二年宪法》。‘公民的自由终止了令一个公民自由的开始。’莫非，你将我当作是傻瓜蛋了？我的抽屉当中还放着一张老式的国家证券^②呢。人的权利、群众的主权，真是见鬼！我几乎有点儿阿贝尔^③派的倾向。”“给我严肃一点。”安灼拉说。

“都把我说急了。”格朗泰尔答道。

安灼拉思考了一会儿，好像做出决定的人一样摆了个姿势。

“格朗泰尔，”他正经地说，“我答应让你去试试一试。你去梅恩便门一趟吧。”

格朗泰尔就住在缪尚咖啡馆旁边，是带家具的出租房。他离开五分钟后又回来了，回到家穿上了一件罗伯斯庇尔式的坎肩。

“是红颜色的。”他来到房里，眼睛注视着安灼拉说。

接着，他一只有力的手掌，一下将猩红坎肩的两个角按在胸上。

他走上前，凑在安灼拉的耳边说：“请放心。”

他镇镇静，把帽子戴在头上就离开了。

十五分钟后，缪尚咖啡馆的那间后厅已经没有人了。ABC的朋友们社的人们都各走一方去做自己的事情了。安灼拉负责苦古尔德，最后再走。

艾克斯的苦古尔德会在巴黎的成员，常在伊西平原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聚会；巴黎那一边有不少那类废弃的采石场。

安灼拉前往那个聚会地点，边走边回顾整个形势。事态显然很严重。那些事件，潜伏期的社会病所呈现的症状，笨重地移动，稍有并发症就会受阻而紊乱。这是纷纷崩溃和纷纷再生的现象。安灼拉展望未来，模模糊糊地看见黑幕下面泛起一丝微光芒。谁又可以说清呢？机会也许就要到来了。群众需要再度掌握大权了，多么美好的情形！革命要重新庄重地占有法兰西，并且向世界宣告：“请注意看明天的分解！”安灼拉愈想愈感到满意。炉火渐渐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的几位像一小撮火药一样的朋友正前往巴黎的每个地方，他具有公白飞透辟的哲学辩才、弗以伊世界主义的热情、古费拉克的劲头、巴阿雷的微笑、让·勃鲁维尔的郁闷、若李的见识、博须埃的冷嘲热讽，这所有的一切，在他大脑当中形成一种可以在四面八方同时燃起大火的电花。人人都在工作，大家全部团结一致，肯定会有效果的。前途真是一片光明。他禁不住又想起了格朗泰尔，心里暗自想道：“对了，经过曼恩城关也不怎么绕脚，何不往里什弗店走一趟呢？”

① 普律多姆(Prudhomme)，领导当时巴黎革命活动的一个新闻记者。

② 1789年至1797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有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，后当通货使用。

③ 阿贝尔(Hébert, 1799—1887)，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，奥尔良党人，议会议员(1834—1848)。1841年起是王家法庭的首席检查官，曾任司法大臣。1849年为立法会议员。

去看看格朗泰尔在干什么,事情办得如何。”

伏吉拉尔钟楼敲响一点钟的那时候,安灼拉来到利什弗店,开门进屋,两条胳膊交叉着叠放在一起,使那两扇门折回来抵在他的肩头上面,他看着那间烟雾缭绕的全是餐桌和人的大厅。

烟雾中响起一个人的声音,又突然被另一个人的声音打断。那是格朗泰尔同他的对手交锋。

格朗泰尔跟另外一张脸坐在一张桌子周围,脸对着脸坐在那里,圣安娜大理石面桌上撒满了麸皮面包屑和骨牌,格朗泰尔敲着大理石桌面,安灼拉听到如下对话:

“双六。”

“四点。”

“猪!我全光了。”

“你现在完了。两点。”

“六点。”

“三点。”

“老么。”

“该我出牌。”

“四点。”

“真是棘手。”

“现在轮到你了。”

“我出了个大错。”

“你还不错。”

“十五点。”

“再加七点。”“这样一来我是二十二点了。二十二点!”

“这张双六你没有预想到吧。一上来我假如出这张牌,这一个局面便截然不同了。”

“依旧是两点。”

“老么。”

“老么!那好,五点。”“我的没有了。”

“刚才是你出的牌,对吧?”“对啊。”

“白板。”

“他运气真好!嘿!你还有机会!(沉思半晌)两点。”

“老么。”

“五点不成,老么也不成。你麻烦了。”

“我赢了。”

“真是见鬼!”

卷二 爱潘妮

一 百灵场

马吕斯将那次图财害命的线索告诉沙威,并目击了出乎意料的结局,可是等沙威一离开破屋,把俘虏押送到三辆马车上的时候,他也从那一间老屋溜之大吉了。那时候是夜里九点钟,马吕斯来到古费拉克居住的地方。古费拉克已经不再是拉丁区固定的居民了,由于一些“政治理由”,他早已迁到玻璃厂街去住了,那是当时常常出现骚动的地段之一。马吕斯告诉古费拉克:“我到你这儿来过夜。”古费拉克将床上两条褥垫抽出一条,铺到地上,说道:“就睡在这儿吧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,刚七点钟,马吕斯就返回老屋,向布贡妈交了房租后,就叫来一辆手推车,把他的那一些书、床、桌子、五斗柜和两把椅子全部都装在车上,没有说自己的新地址就走了,当沙威早晨再来向马吕斯询问关于昨天晚上那件事情的时候,就只见到布贡妈,只得到她一声回答:“搬走啦!”

布贡妈深信,马吕斯跟昨晚抓住的那些强盗有点牵连,她常和这条街的那些看门女人说:“谁可以想到呢?一个年轻人,看着还觉得是个大姑娘呢!”

马吕斯匆匆搬走,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他在那里看到了为恶的穷人,也许比为富不仁还可憎的一种社会丑恶。看到这种使人难堪的、而且无比粗暴的丑恶在他跟前呈现的所有过程,因此,现在他特别反感那个地方。第二,他不希望被别人牵扯进什么诉讼当中,否则就很可能被迫出庭作证,不利于德纳第。

沙威没有记住这个年轻人的姓名,猜测他因为怕受到牵连而逃走了,或是在那些人准备谋害的时候,他也许并没有回过家。不过,沙威还是设法寻找,但终未找到。

一个月过去,接着又过了一个月。马吕斯始终居住在古费拉克那儿。他从一个常常到法院接待室里面去的一位见习律师嘴里得知,德纳第被监禁起来了。每一个星期一,马吕斯都到拉弗尔监狱管理处,托人将五法郎转交给德纳第。

马吕斯没钱了,每次都向古费拉克借五法郎。他这一生,还是第一次向人家借钱,这个到时候必须付的五法郎,对于出钱的古费拉克和收到钱的德纳第两者来说都变成了一个哑谜。古费拉克常常想:“这钱到底是送给什么人的呢?”德纳第也常纳闷:“这钱是谁给的呢?”

而马吕斯则伤心。眼前重又一片黑暗,什么也看不见了;他的生活重又陷入这片迷雾中,只好摸索彷徨。前不久,他心爱的那个姑娘,也许是她父亲的那个老人,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关怀并且寄托希望却又不相识的两个人,在黑暗里偶然显现了一下,而且近在咫尺,正当他觉得已经把他们抓住时,一阵微风吹来又把这两个人的身影吹散了。甚至连这次惊心动魄的冲突,也没有迸射出一点儿能够照亮真实情况的火星。简直是难以猜测。甚至连他自以为知道的那一个名字,现在也落空了。只能够断定玉秀儿不是她的姓名,而百灵鸟不过是一个别名罢了。又应如何看那个老人呢?难道他真的不敢

在警察面前出现吗？马吕斯回忆起他在残废军人院附近遇到的那个白发苍苍的工人，现在看来，那个工人同白先生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。莫非他常常要改变装束吗？这个人，不仅有英勇可敬的一面，而且又有值得怀疑的一面。他为什么不喊救命呢？为何要逃走呢？他究竟是不是那个姑娘的父亲？最后，他果真是德纳第认出来的那个人吗？或许德纳第搞错了。这疑问丛生，没法找到答案。但这所有的一切，却一点点也没有损害卢森堡公园里那个姑娘天使一样的魅力。简直让人心碎的苦恼，马吕斯满腔热情，面前却一片漆黑。他被一样力量推着，拉着，可是又动弹不得。除了爱情之外，所有一切都幻灭了；就算是痴情，对他而言同样失去了那种能刺激本能反应和启人机智的力量。爱情这样的烈焰，在一般情况下能燃烧我们的心灵，或多或少地把我们的眼睛照亮，朝外迸射出一点点能起作用的光辉。可是，就连痴情这种暗中的导引，马吕斯也听不见了。他从来没有这样盘算过：我去那儿看看怎么样？

他不能再称为玉秀儿的那个姑娘，显然还住在什么地方，但毫无线索，马吕斯不知往哪儿去寻找。现在，他的所有生活能够概括成这样一句话：在一种穿不透的阴霾中完全失去了方向。重新找到她，并且与她相见，他始终这样希望，如今却不再存有这种希望了。

更糟的是，贫困又来了。这股寒气，他感到逼近了，从身后袭来。他沉浸在那些苦恼当中，长时间停止工作，而停止工作正是最为危险的：失去了一种习惯。习惯，失去容易却难于抓回来。

一定程度的幻想有益处，如同适量的麻醉剂，能够抑制活动中的神智兴奋乃至过度兴奋，使得大脑产生一种柔和清凉的气息，用来修改思想的过分粗糙的形象，弥补每个地方的漏洞和罅隙，把各个部分连缀在一块儿，打磨思想的棱角。但，过分的梦想就会让人堕落。做精神工作的人，使所有的思想掉入梦想那可就麻烦了！他认为沉下去还容易浮上来，心想归根结底，这两者是一码事。大错特错！

思维是聪明的活动，梦想则是妄念的活动。以梦想替代思想，就等同于把毒物看作食物一样。

我们记得，马吕斯是从这一点开始的。爱情一产生便狂热，将他推入没有目标又无底的幻想中。现今他离开家门，只是为了去胡思乱想。滋生懒散。喧哗的万丈深渊。随着工作负担减轻，需要反而增加了。这是一条清规的戒律。人处于幻想的状态的时候，诚然是不节约而且又萎靡不振、松懈的精神，便经受不起过于紧张的生活。在这种生活里面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，慵懒自然没有好处，宽宏大量却对身体健康有利。不过，穷人徒然慷慨而高尚，如不劳动就注定完蛋。生活来源枯竭，而需求却涌现。

这是灾难的斜坡，最诚实最坚定的人，一样会如同最恶毒最软弱的人那样往下滑，直至滑到其中的一个深潭里面：或自杀或犯罪。

一个人经常出门去胡思乱想，总有一天出门要去投水。

过分的梦想，就会变成艾斯库斯和利勃拉^①这样的人。

马吕斯眼睛盯着那个望不见的姑娘，顺着这斜坡慢慢滑下去。我们这样描述，看似怪异，实则千真万确。思念一个不在眼前的人，就会在心中的黑暗处燃起火光，那个人

① 艾斯库斯(Escousse)和利勃拉(Libras)，当时两个年轻诗人，七月革命时曾参加巷战；1832年他们在一出戏剧失败后自杀。

越是看不见踪影,就越是明亮。黑暗而且彻底失望的灵魂,能看见天际的那一丝光明,内心的深沉黑夜当中的一颗明星。她,便是马吕斯整个心灵的寄托处,心中再也不去思考其他的事情了。他隐约感到那身旧装无法穿了,那身新装也变成旧装,衬衣破烂了,帽子破烂了,靴子也破烂了,就是说他的生命全破烂了,他心中暗道:“死之前哪怕再见她一面也好啊!”

他只留下一个甜美的念头,是她爱过他,她那眼神告诉了他,她不知道他的姓名,可是却明白他的心,但如今,她所在的地点,不管那个地方多么的神奇,也许她依旧爱着他呢。没准儿她也刚好在想念他,就像是他想念她一样呢?每一颗恋爱的心都能体会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受,本来只有理由感觉痛苦,却隐约感受到一种愉快心情的惊扰;马吕斯有几次遇到这样的时刻,心中就想:“是她的思念传到我这里!”接着他又补充一句,“我的思念也许同样传到她那里。”

这种幻想,过后他虽然摇头,却终于有一束时而类似希望的光芒,他时不时地执笔,特别是在使苦苦思索的人感到惆怅的夜晚,拿起一叠白纸,记录下爱情灌注在他脑中的一些最纯真、最空泛、最美好的幻想。他称这是“给她写信”。

不要以为他理智混乱了。恰恰相反。他固然丧失了工作的能力,没法向一个固定的目标稳固行进,但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清醒,推断更加准确无误了。现今,马吕斯则用一种镇定、现实、不无奇特的眼神,关注着面前出现的事物,注视着形形色色的事和形形色色的人。不论是什么他都能够做出诚恳的判断,显露出一个诚实而且幼稚的人虽然沮丧却又大公无私的态度。他的判断,几乎弃绝希望,便能够高瞻远瞩。

他处于这种精神状态,任何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,什么也骗不过他;每时每刻,他都洞见人生、人类和命运的底蕴。这是一个从上帝那儿赐予的一颗充斥着爱情而且又饱经痛苦的灵魂,就算是在煎熬中,也依旧是欢快的啊!谁没有在这双重的光里看见过世事和人心,谁就没有看到一点点真切的东西,也就什么都看不明白。

爱恋而痛苦的灵魂,总达到崇高的境界。

总之,一天接近一天地逝去,但却没有发现一点点新的情况,他只是认为剩下让他度过的凄凉时日随时都在缩短,他仿佛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万丈深渊的边缘上的陡壁。

“什么!”他心中常常念叨,“难道在那之前,我就不能再见她一面!”

行人沿着圣雅克街上坡,从城关旁边过去,再往左拐,走一段老内马路,就到达了健康街,然后是冰窖,距哥白兰小河很近的地方,人们就能够看见一块空旷地,那是巴黎漫长又干燥的环城马路的一带,是唯一可以吸引鲁斯伊达尔^①坐下来的场所。

那地方不知怎的逸出清新的生趣,一片青草地上拉了几根绳子,迎风晾着破衣烂衫,菜农的一座古老房舍,是路易十三时期建造的,庞大的房顶上开着光怪陆离的几扇顶楼窗,木栅栏早已变得倾斜破烂,白杨树丛当中有一个小水池,几个女人在那里谈笑风生。向远处看过去能看见先贤祠、聋哑院的那些树、军医学院,那黑黝黝、矮墩墩、离奇怪诞的、有趣的、美不胜收的建筑物,更远处则是圣母院钟楼肃穆的方顶。

正因为那个地方很值得观赏,任何人都不来这一个地方的。十五分钟之内,简直看

① 鲁斯伊达尔(Ruysdael, 1629—1682),荷兰风景画家。

不到一辆小车或是一辆大板车走过。

马吕斯独自漫步,有一次信步走到那里的小水塘附近。那天,简直是意想不到,刚好大路上有一个行人。那一个地方有一点点近似蛮荒的趣味,马吕斯看到后不由得被感动了,便问那行人:“这地方叫什么名字?”

那个行人答道:“叫百灵鸟乐园。”

接着,他又补充一句:“是在这里,于尔巴克杀害了伊弗里的牧羊女。”

然而,一听到“云雀”这两个字,马吕斯就再什么也听不见了。百灵鸟这个名字,在马吕斯愁肠深处,早已代替了玉秀儿。“哎,”他喃喃自语道,“这是她的场地。我一定能在这里找到她的住所。”

此后,他天天去云雀场。

二 马白夫公公的奇遇

马吕斯再也不拜访任何人,只是时而见见马白夫老头儿。

《科特雷地区植物志》根本卖不出去了。奥斯特利茨的那座小园子阳光不足,马白夫先生在那里只能栽些爱阴暗潮湿的稀有植物。马白夫先生这时年近八旬了。

一天傍晚,他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

那天,他回到家里,天色还大亮。吃了在厨房桌子上边找到的一块面包,就到了花园里,坐在当长凳的一条横放的界石上。

按照老式果园的布局,隔条跟木板早已不完整了,下面是一个兔子窝,上边是果子架。马白夫先生戴着眼镜,翻阅两本书。这两本书令他入迷,而且令他心神不宁,这后一点,对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尤为严重。他向来胆小,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些迷信思想。他手中的这两本书,一本是德朗克尔院长的名作:《论魔鬼的幻变》,另外的一本《关于沃维尔的鬼怪和皮埃弗的精灵》,是米托尔·德·拉鲁博提耶埃尔的四开本。他这个园以前正是精灵偶尔出现的地方,所以他对第二本书特别感兴趣。夜空有那样一种肃穆的气氛,用一种没法描述的凄凉而且永恒的快乐,来打倒人们的悲痛。看起来,今天夜里又将和白天那样干燥。

他又试了试,想把井链摘下来,可是徒然。

刚好在这个时候,他忽然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说:

“马白夫老爹,要我替您浇园子吗?”

话音未落,就传来野兽钻篱笆的声响,老人看见一个姑娘,个子很瘦很高,站在他的面前,大胆地看了看他。

马白夫老头儿胆儿特别小,那一个神出鬼没的精灵就忽然之间取下铁链,把吊桶放下,然后又提上来,把喷壶装满,那个影子在黑暗当中显得恐怖而奇怪。老人看见那个精灵光着一双脚,身着一一条破烂的裙子,在向周围散发生命。水喷到叶子上的声响,让马白夫老人的灵魂充满欢欣。

第一桶浇完,那姑娘又提第二桶,接着又是第三桶,所有的园子她都浇过了。

当她把园子浇完的时候,马白夫老人眼含热泪,来到她面前,把手贴在她的前额上面,说:

“上帝保佑您,您这样爱惜花儿,真是天使。”

“不是,”她答道,“我其实是一个魔鬼,其实,任何都无所谓。”

那个老人没等到她回答,高声说:

“真可惜,我这么不幸,一点也帮助不了您。”

“您能够帮助我。”她说。

“如何帮呢?”

“告诉我马吕斯先生住在哪儿。”

老人一点点都没有听懂。

“你指哪个马吕斯先生?”

“一个年轻人,以前常常来这里。”

这时候,马白夫先生回想起来了,大声喊道:

“等一等!马吕斯先生……马吕斯·彭眉胥男爵呀!他居住在……我忘了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俯下身,去理那杜鹃花的枝子,接着又说:

“对了,他常常经过那条大道,朝冰库那个方向走去。落须街、百灵场,很容易就会碰到他。”

等马白夫先生再次直起身子时,那姑娘消失不见了。

他着实有点儿怕。

一小时后,他躺在床上,脑海又浮现刚才的情景,“真的,这情景,特别像拉鲁博提耶埃尔讲述的精灵的故事。也许是个精灵吧?”

三 马吕斯的奇遇

一个“鬼”拜访了马白夫老爹后,过了几天,是马吕斯向古费拉克借五法郎,给德纳第送去的日子,——马吕斯把五法郎决定在转交给监狱管理处之前,先去“休息一阵”,希望可以在返回的时候有精神工作,他刚刚起身,就在一本书和一张纸前面坐下,要随便翻译这样几句。这时候,他想要从事的工作正是把德国人的一场著名的争吵,甘斯和萨维尼的不同观点翻译成法文。他读了四行,试着写了一行,可是写不出来,于是他离开座位,说道:“出去走走,回来就有精神了。”

他来到了百灵场。

他回到家,想要接着工作,但做不到,大脑当中的线索都断了,甚至一根都连不起来,因此他继续说:“明天我不到外边去了,那会妨碍我干事儿。”——他依旧每天都出门。

他住在古费拉克的家,不如说住在云雀场。真正的住址是这样:健康路,过了落须街第七棵树。

他在思念“她”,而思念又转为自责;渐渐地走进黑暗,所以甚至连太阳都看不见了。

他的内心活动已极度微弱,经过这样百感交集的凝视,他依旧体验到了外边的种种活动,听到哥白兰河两岸传来洗衣妇的捣衣声,在他的后边,在他的下边,又听见头顶榆树枝头上鸟雀的啼唱,就在他一筹莫展地出神的时候,忽然听到一个熟人的声音说:“哎!他在这儿呢!”

他抬眼望去,认出是德纳第家大姑娘爱波妮。事情也怪,她越穷困越漂亮了,这是同时迈出的两步,好像她根本不可能做到。她结束了这个双重的两步,依旧是那坚定地跑进他屋子当中那副样子。经历了这次牢狱生活,她那饱受苦难的面容上,又添了一种难以描摹的凄惶哀婉的神情。

尽管如此，她还是。啊！青春，你是多么灿烂的明星！

这时候，她走到马吕斯面前站住，苍白的脸上稍微露出一丝笑容。

她停了半晌，仿佛说不出话来。

“马白夫老头说得对，就在这条大道上！我被关在黑屋子里面。一下十五天啊！他们又把我给放了！您不住在那儿了吧？”

“对啊。”马吕斯答道。

“就因为那件事。那样胡闹是够烦人的。马白夫老爹把您称作什么马吕斯男爵。您不会真的是什么男爵吧。您现在住在哪儿？”

马吕斯默不作声。

“唉！”她继续说道，“您衬衣破了个洞，我得给您补上。”

她神情渐渐阴郁下来，继续说：

“看您这样子，见到我不高兴吧？”

她安静了一会儿，继续高声喊道：

“哼，我要是愿意，准能叫您高兴起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马吕斯问，“您说这话是指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哦！您原先跟我说话，可是称‘你’！”她又说道。

“那么好吧，你说这话是指什么意思？”

她咬住嘴唇。她似乎下定了决心：

“您一副伤心的样子，我要让您高兴起来。可怜的马吕斯先生！您原先答应过我，我要什么您都给……”

“对啊！你快点说呀！”

她瞪着两眼注视着马吕斯，对他说：“我已经有那个地址了。”

马吕斯周身的血液全涌入心房。

“那位小姐的！”

说出这句话后，她缓缓地叹了一口气。

马吕斯从他坐着的栏杆上面跳下来，用力捏住她那只手：

“哈！太好啦！带我去吧！”

“跟着我来吧。”她答道，“我立刻就领您去。”

她把手抽回来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喏！瞧您这高兴的样子！”

她说话的语气，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神魂颠倒的马吕斯。

马吕斯的前额浮过一片阴影，他一把抓住爱潘妮的胳膊。

“你必须向我起誓！”

“发誓？”她笑出了声。

“向我发誓，你不把这地址告诉你父亲！”

她朝他转过脸，露出一副诧异的样子，问：

“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叫爱潘妮？”

“答应我的要求！”

马吕斯同时紧紧地抓住她的两条胳膊：

“倒是回答我的话呀，向我发誓，不把你那个地址告诉你父亲！”

“我答应您！对您起誓！这算什么呢？我不把那地址告诉我父亲。”